

您养我们小,我们养您老

□鲁北



母亲躺在炕上一个多月了,她睁开眼睛就能看见我们,她是安详的,这是她晚年的时光。

叔伯大娘来看她,对她说,他四婶子,你有福啊!

邻居婶子来看她,对她说,嫂子啊!你有福。

母亲点点头,说,孩子们都很孝顺。

幸福感镶嵌在母亲布满皱纹的脸上。

羊有跪乳之恩,鸦有反哺之义。母亲把我们养大,我们为她养老,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

八十多年来,母亲没有一件事让我们为她做,大半辈子总是为了我们无私地付出。直到去年秋上,她还

跑到弟弟家里、小妹家里,帮着他们剥棉花桃子、剥萝卜缨子。就算到了邻居家,她遇上了,也会坐下来给人家忙活一两个小时。母亲时常对我妻子说,没有帮上你们忙。妻子说,我们在家种地的那些年,也没少帮。

一场病,让母亲无助地躺下了。有一天,我88岁的大姨从百里之外来看我母亲,大妹把我88岁的大姑和88岁的大娘也接了来,让她们说说话,回忆她们童年的时光、少女的时代。一晃80多年的岁月,她们有多少话要说啊,都有一些恋恋不舍。她们走后,母亲说,看你大姑、大姨、大娘,多壮

实!我连站都站不起来了。说着,转过头去。

母亲年轻的时候,从不生病,风里来雨里去地干农活,连一个晌觉也没有睡过。直到年纪大了,也不享清福,似乎闲下来就浑身不自在。

一阵风把母亲刮倒了。

母亲躺在炕上,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,她需要被人照顾了。

弟弟在身边,小妹嫁在当村。当初的那些日子,照顾母亲成了他俩每日的必修课。大妹虽然嫁到外村,也不远,相距十几里,一袋烟工夫就出现在母亲身边。我在县城上班,也不过一个小时的行程。

年底我就退休了。这段时间,也没有了具体的事务,就住在了家里,照顾母亲了。

在家里,我给父母做饭,小妹给母亲喂饭。早晚六点,小妹像哄小孩一样,一勺勺把饭给母亲喂下去。

黑夜难熬。有时候,母亲白天睡了觉,晚上就睡不着。我躺在她身边,也睡不踏实。一夜起来三四次,给母亲打扫拉了的、尿了的。

有一天,吃了晚饭,弟弟早早地挨着母亲躺下

了。第二天,母亲很生气的样子,对我弟弟说,那是你大哥睡觉的地方,你倒在那里算老几?她隔着门帘问在外屋床上睡觉的我,冷吗?我说不冷。那几天,天气有点冷,她怕我在床上睡觉着凉。

吃了早饭,弟弟去打工了。我坐在母亲身边,她还生气,叫着弟弟的小名埋怨着,你弟弟傻,一点也不懂事,让你去床上睡觉,炕上多暖和。

我对母亲说,我弟弟咋不懂事呢,他替我照顾你,是让我歇歇,睡个囫圇觉。

母亲这才消了气。

小妹对母亲说,我大哥都六十了,照顾你一个多月了,也不回去。接着,劝母亲好好吃饭,快快好起来,就不用我们照顾你了,母亲点点头。

小妹对我说,大哥,你回去歇几天吧,我和小哥在家伺候咱娘,你放心就行。

我能放心吗?几次回家,我换洗了衣服,就急着回去。

古人有云: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。

母亲在一天,守护二十四小时。对于父母,我们不能留下遗憾啊!

游水泊梁山有感

□陈修德

登梁山

有闲登梁山,
心潮飞溅,
英雄壮志撼山岳,
杀富济贫除贪官。
天龙丧胆!

遥望义旗招展

智取生辰纲,
聚义梁山,
挫败官兵数十万,
如火如荼势燎原
可歌可赞!

观聚义厅后

号称及时雨,
铁心招安。
岂忍毒酒害兄弟,
投降罪名永流传。
可悲可叹!

夏夜思念

□张春生

夏夜离不开月亮
诗意随着风吹长发
浪漫追着夜市霓虹
月亮皎洁的时候
人间的烟火
摇曳着缥缈的歌声
没有月亮的夜晚
星星给沉醉的花儿
眨着澄澈的眼睛

树静静地陪伴着村庄
村庄怀抱着亲人
亲人在梦中微笑
夏夜的风偷窥有灯的窗子
思念是微甜的
夹杂着抑扬顿挫的蝉鸣

在城市遥望乡村
在高铁够不着的地方
有袅袅的炊烟和犬吠鸡鸣
从乡村连线城市
在微信能到达的地方
心的距离都渐渐缩短为零

人间物语
Benjianwuyu

夏日记事

□岳灿

作协组织到邻县参观,每到一处先合影留念,拿相机的朋友成为按动快门的不二人选。

“林台古镇”,坐落于单县。到景点时众说纷纭,介绍动情处,拍手搭肩。有一处落地菩萨,仍可从眉宇间看出千年往事,带着护佑人间的神明旨意。而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一缸中莲花,艳丽生辉,独绝于世。尘封于岁月中的心事,赏莲时只字不提。一行人览游湖天盛景,只十时过半,暑热蒸人。有道是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,同行又多不明来往故事。只知共同爱好相聚

于此,曾见过去游人如织,今日到来却略带一丝冷清。水有多深?岛主何人?一切问题终成偶题新句。

同样应约而来的是一些工人身影,他们委身树林之中,好奇而又漫无目的地打量我们这一众游客。所幸驾车环游,不然定感脚力疲惫。到“老君庙”,拾级而上。昔日老子出函谷关而留于世五千言,真可谓是大道至简,造福后世。“上善若水”“水利万物而不争”“治大国,若烹小鲜”这些为人津津乐道的话仍有启示意义。沿湖而来,多处见荷

花簇拥,门前洞外,仿佛已跨越千年。世间人事,化为一缕风景。但见新人笑,哪闻旧人哭。常情如此,洞中酒封坛于此,世上人是否仍爱得一心一意,无怨无悔?不可想,亦不可知。似乎,每一个醉酒不归、把酒言欢的夜晚,都没有烦恼。李白不是早已论述,“主人何为言少钱,径须沽取对君酌”。

最后一站参访一个落魄大家。初到不以为然,再看实则有些许震撼感慨。自古有“纨绔不饿死”的说法,“大户人家”这一概念用在这里也很恰当。那历经世事的砖墙和残存一角的

水缸,透露着一丝古朴与曾经的富有;还有那已成文物的桌椅,陈列厅堂。只是,遥想过去,听奶奶讲起往事,几十年前老家西屋盖成请了多少人工,用材用料东拼西凑,管了几顿饭,而土屋仍是砖瓦泥墙。现在看,不是古时没有砖,不是过去没有石头,只是在曾经过去的年月里的事,如今演绎着。

繁华落幕,富贵如云。再看他高墙新屋,微微透出一丝沧桑。时间的刀斧手,镌刻一张张陌生的脸,留下世人的畅想与感慨,勾勒出曾经富贵人家的淡淡轮廓。